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高允字伯恭勃海蓀人漢太傅哀之後也曾祖慶父慕容垂

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

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大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

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

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

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

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

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

遺得喪之致神麴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
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
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
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
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
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
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述述成國記時浩集
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

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三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
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
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
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
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
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嘗
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

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為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其具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稱不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欲

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

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救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乃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待講曰久哀臣之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二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孽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

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賈。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歎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

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
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
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
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
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
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
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
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
梭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尔之教
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
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
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
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
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今天下
小人必依禮限此一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
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繫林農不易畝舜
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二泉死不旋踵
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全國
家然豈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
禁下人之必止此二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六
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甚之
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養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
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
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
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
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
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
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
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

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直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真自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一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八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

解太常知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
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
公寬中文饒濬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
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
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
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
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嘗召百司於薊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裾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
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
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
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
名之恒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
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
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
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
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
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
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
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
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
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
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
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宗玄略上黨太守
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
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
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
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閭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
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
郡李迺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
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
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
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
遵彥監中書郎武伯子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

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
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
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小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
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
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
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
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干天群雄
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登掃盪遊氛克揄袂霸四海從風
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壹偃武憲兵唯文是恤帝乃
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採罕異人並出魯豐盧生量遠思絕

三遺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揮科褐投巾攝齋升堂

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潛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然單
夙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
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
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
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奏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
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
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
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殫此細讓神與理冥

形隨流浪雖屈三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
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誥丑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夫迹階
郎署餘塵可挹然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
綢繆典誥時逢嶮艱當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
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依亦稱選聞達邦家各行素顯
志在兼濟豈但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
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譚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
事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
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頻省闈亦司于京
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監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
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
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炯賦詩以訊忠顯
于辭理出于韻高澹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育
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七元先覺介焉
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
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
象魏寒暑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

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
 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
 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飡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
 于式失不繫心得无形色即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為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
 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
 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群賢遭世
 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
 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

敢想解帶舒懷此昭猶昨存亡查地靜言思之衷心
 九種揮毫頌德清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太常至兖州祭
 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
 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晉之帝時有不豫
 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
 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
 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以是傳位於孝文賜
 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以典史
 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焯以有所緝綴大較依
 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下自文成迄于獻文

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公曰代以定議之勲進
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元問人疾苦至邵縣
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
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大勸人學崇風化頗
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
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
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
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
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
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

右詔允東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
期頹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
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
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
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脯給御膳朔望致牛
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
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謙退若此遷尚書散騎
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
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

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曰駕將起重坐允啓陳無恙
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嘗雪中遇大鷲
倒扶者大懼元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
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
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
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
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
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
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
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夢先亡而

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譽况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
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尉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
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
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
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
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
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
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

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晁晝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縻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異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為算

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為政寬允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不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卓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又官栖泊

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李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
中郎始神麴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
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
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為作計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
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
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
都將長廣公侯窮竒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
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
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
昌子使濟充徐二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
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
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
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
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
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
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
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
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
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

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謂讓之遵自陳無負
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
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
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
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
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
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
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
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
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
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恨於遵吉凶不
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
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
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
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
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
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
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
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

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
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
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翼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
侍菑縣侯使高麗卒贈翼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
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
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
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
祐曰此是二吳所出斫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
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
祐祐曰印上有摛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
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
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
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時制志斯皆
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以後
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跡漏忝當
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
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
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

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
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
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
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
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
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
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
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異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
作祐為令時關豫而已出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

臺祐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黌序乃詔立講學黨
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
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
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
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為馬等祖以其舊官

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徵為宗正卿而
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
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
命曰靈可謚為靈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
卒和璧子顥字明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

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為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
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徒給
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
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
續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為相府
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
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
揚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
請文宣恐情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
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
荅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
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
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荅文宣以眾意未
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
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
教汝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
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
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數勸不已仍白文

宣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

自冊

進文表至

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
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
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
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
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
暉業等摠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
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
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卑即命司
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旣未行
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
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
正為侍中文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
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
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
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怕以精神陵
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
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由是蒼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

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流濡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挺刀不敢下帝起臨墜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二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正當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巨龍襲爵監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

七史卷之十九
七
二四

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
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
不行及尔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與初贈使持節
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翥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
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
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
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乾兄弟本有縱橫志見榮殺害人
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
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二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
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尔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
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
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直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
橋上舉酒指水曰鄉兄弟異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
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儻誓
以死繼之及尔朱氏既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
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
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介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
 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
 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
 莊帝舉哀素服乾并壇誓眾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
 不感憤欲奉次同為王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
 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
 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
 助被介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為辭眾情
 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介朱弒主
 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業

諸君見之乃明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
 武曰介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
 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亡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

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
 其計神武大咲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
 入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
 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
 其城令乾率眾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
 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
 定策推立中興王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

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闕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勤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為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為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然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身壯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

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部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眾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放慎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

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導師訓專事馳騁每言勇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鋏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鋏土今被獸竟知為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眾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為介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罽旣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介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介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

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比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尔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裘。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尔朱於黃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始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

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
 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
 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眾
 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
 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
 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
 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
 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
 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
 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
 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軻中華朝士
 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
 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
 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
 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
 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強取
 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二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
 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一脛時劉
 桃捧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捧知昂必

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
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
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
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
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
盧武料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
路神武聞之如喪所服衣亦洛一百西魏嘗斬昂首者布
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
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
是有鵠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

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
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
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
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
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
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
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
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

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
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
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
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
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
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
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
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
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
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
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
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
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
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
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
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消難固請去季式
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
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
勸消難不得已咲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

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
饗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
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
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
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南人
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兖州刺史後與
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齊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
同三司楊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
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
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
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初程動必乖張頓軍丹揚城下
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軍副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
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普亦
以勇力稱爲尔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
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愔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
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鬪體爲烏皂脰長丈六尺以爲
一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
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出示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

斬衰於葬畢港散曹身長九尺髮鬣面其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
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
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
弓於外羣虜莫能變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唯
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
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
此宜光寵四世終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角
肩聞聿脩之義世禮人具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
善前世儒俊之風門舊臬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
雖鍾潘虛而名亦茂矣乾邑兄弟不階尺土之祿亦歸河
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
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
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
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二

崔鑿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仲方從叔昂 孫宣猷 挺從子季舒

曾孫仲方 挺族孫暹

崔鑿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道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壽寺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鑿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鑿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

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台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相虛學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為定州康為衛軍府錄事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膽氣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書左丞壯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異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

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為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
侍郎子端第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
於泗州刺史子博第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脩起居
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
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
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
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
左右歐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
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
為李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
位濟州別駕季通第季良風政開雅位文學博之以征討
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
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自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
州刺史鑒兄櫛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櫛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
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二曹郎中
弟仲讓為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
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

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
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
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
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
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
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
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
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
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
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
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
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
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
至鴻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
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
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

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
貞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
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
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
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
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為賊所義曷榮聞其才名
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
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
牛復喘吐舌以此自喻
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

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教
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
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
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
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
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饑饑之巨倫傾資
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
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
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
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

史謚曰恭長子景雋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
貞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
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
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
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
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
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
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
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

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救
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
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
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
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
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之巨倫傾資
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
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
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
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

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
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
度蕭寶夤討隴隴引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
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為廣平王懷文學正
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
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
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反郁買
解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導之便宜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冀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

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
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
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
將謂吾意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
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
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
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
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竹州略李刀
七
相考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
為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
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
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
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
名甚禮之賜爵子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
為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
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
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
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

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
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
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
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
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
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
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
資產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
曠少溫雅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浙州刺史曠

弟說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
官尚書竝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相周
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
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
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
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
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
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當上在
伎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
女入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
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
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
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
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
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
召善射者數十人因薦肉於野以集飛鷲遣其善射者射
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实斃莫不歎服仁壽
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
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
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旅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荊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高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莅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二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諡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旅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

十七周大象字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然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鄭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拔靡弘度妹先滴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也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

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迴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官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之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奔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日詔錄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軍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儻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志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

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
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
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董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
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
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異
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
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
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居
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頗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
釋卷鄉人有贈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
父燕宣王碑賜爵秦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冲甚重之孝文以挺女
爲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爲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
肅爲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

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
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
訟入境觀政寔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峯山嶺高峻北臨滄海南均夷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
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
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
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
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
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
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
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
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
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
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豈船隨取
光潤果然遂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
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
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固
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
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竝未加授宜

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取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
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銜求進竊以
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嘗稱州號以示
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
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齊追奉
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
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
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
為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贈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
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
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謂帝旨喻殊優今當為絕群耳挺
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
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
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
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
王榮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
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雋因代焉孝芬
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
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竝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為廷尉

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為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雋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又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雋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盛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晉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亦為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

陸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
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
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
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勲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
季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
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朗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並泰初
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
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
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

黃門行軍禽竇素復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
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
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
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
又厯里富室衣服奢溢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
施行與盧辯等勅脩六官十一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
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
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
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
城控帶京洛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

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
城爲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
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
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
請三歲爲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
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
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
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
鑿崑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
及周文崩始利涉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令開楚四州亦
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
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
第二女帝養爲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
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
帝王因以公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
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
曰般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
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

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汝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王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吕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竝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竝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竝從之進

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
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
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
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為魏州刺史上書
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大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
吳至今開皇六年歲在景午合二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
王者三百一編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
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
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
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禘龜曰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
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
年媯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
而國號為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
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
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竝其數
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
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
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焉堯所見
巢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毋憂去職歲餘起為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曷榮離亂後人

皆賣鬻兒女夏棊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
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
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
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
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
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
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
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

平人吳賓爲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蕙
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寶司徒
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
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爲愧武定中文襄普令
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
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
邊境薄地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
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
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
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寔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

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
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
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勒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
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
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
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僕射
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
負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為竈稅私
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
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陵邢邵散騎常侍
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曰可各言德績感致
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
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歛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
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按
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文費事二十四條其年與
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
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琰等四十二人在領軍府
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
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

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齋侯景鈇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誅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二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饋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突聞感得情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郡幹又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為州當用卿為令僕勿效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閣州不

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錄尚書彭城王浹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

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李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為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為中書侍郎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

尺首見疎胡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余采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太昌中除衛將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年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直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直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直等哭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直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

直

直

直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季之庫四時分養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祕書中散在內謹教為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瑋與

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瑋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

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
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
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
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
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
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云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雀中書
是我姝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
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
世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

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
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
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朝
容乃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
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
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
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傳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
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
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蕃曾病文宣令

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熒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欠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令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護庶

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侍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啓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刑辟主簿卒穆子暹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敷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

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免尉景為并州起
 暹為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為朔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
 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
 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
 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不為癡也高慎之叛偽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
 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
 李愔崔贍杜蕤嵇 鄴伯偉崔子武李廣時為御史世羅
 文襄欲殺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人暹從之

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
 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
 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
 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
 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
 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恒并州刺
 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
 且誠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為昭
 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
 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

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拊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曰盛內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己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廢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訟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謹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察中從事陸士佩竝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

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名已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承朝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間暹暹曰嘗與一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讎於宣光殺群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

有才學之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
兄宿志故欲依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
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
武亦欲封之暹竝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為
皇太子妃季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
三司時調給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
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
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

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
起兵以為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
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
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暹兄謀開
從祖弟游宇延叔少有風槩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戶常供
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於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
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游移置城南開敞處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
吳州人楊松祐洛德兄弟數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

今天下敬其妻而
遂其父母者豈少
哉達拏其美矣

至松栢既郡之豪帥感恩擬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為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群小所辱為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雖軌亦為盛哉辨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溥仍世之慎雄壯之烈指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

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竝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躋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二十

北史二十二

一也蓋世

前父公孫氏

不心

其

再

六

程

亦

大



